

九華出版



諾貝爾  
文學獎全集

WORKS NOBEL PRIZED  
IN LITERATURE

1981

卡內提  
ELIAS CANETTI

50



#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WORKS NOBEL PRIZED  
IN LITERATURE

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 
瑞典學院編纂



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卡內提

譯作者：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

總策劃：張坤山

初版：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
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再版：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
地址：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



電郵：三〇五〇九〇四·三〇五〇九〇五  
電話：三〇五〇九〇四·三〇五〇九〇五  
撥：五四三六〇〇廣啓明帳戶  
刷：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 
地址：中和市民有街35號  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 
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 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

## 目 錄

### 卡內提

受獎演說

著述的良心

卡內提遊記

羣衆與權力

得獎人與作品

譯後語

著作目錄

379    375    363    351    341    7    3

• 1 • 德獎得理由

# 卡內提

一九八一年得獎

生：一九〇五年七月廿五日（保加利亞魯斯市）

德國

### 得獎理由

他的作品具有寬廣的視野、豐富的思想和藝術的力量。

## 受獎演說

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，卡內提本不準備發表演講的。不過，站在麥克風前他終於還是講了些話，一些出自他內心的肺腑之言，表達了他個人對維也納、倫敦及蘇黎世三個城市的感受，並對克勞斯（Karl Kraus）、卡夫卡（Franz Kafka）、穆布爾（Robert Musil）和布洛赫（Hermann Broch）四位作家表示感激與敬意。

X

X

X

每個人對於他自己所熟悉的城市總會有許多感受，而如果那是一個為人所長期企盼欲了解的城市，想來感受將必更深。我認為每個人在他一生當中總會經歷過幾個城市之神，一種逼人的、無比龐大的、或偽飾美好的形象。而我個人所經歷過的三個城市之神的形象分別是維也納、倫敦和蘇黎世。

或許我有緣經歷這三個城市也只是一種偶然罷了。只是這偶然却意味著整個歐洲。儘管歐洲受人訾議之處正多，因為人類許多事端均從它而起。如今核能的陰影籠罩了整個歐洲，而我們即在此一陰影下過日子並為歐洲而殼殼戰慄。此一為我個人所深切感懷的歐洲大陸却

承擔著莫大的罪孽，它需要時間去贖清自己的罪孽。

今天站在諸位面前我願提出四個人的名字，四個我所深深感激的人物。第一個是克勞斯，德語界最偉大的諷刺家，他曾訓練我的耳朵全神貫注地去聽維也納的聲息。而更重要的，他誘導我反對戰爭，因為在當時這種誘導和灌輸對許多人而言仍屬必要。自從原子彈投下廣島以後，如今每個人已知道戰爭是什麼，而每個人已知道戰爭是什麼這一點即是人類惟一的希望。

第二個是卡夫卡，卡夫卡懂得如何使自己變得卑微以擺脫權勢。似此一輩子不可或缺的訓示，我是從卡夫卡那裏學來的。第三和第四個人物是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就認識，他們是穆希爾與布洛赫。直到如今姆席勒的作品仍令我陶醉傾倒，也許再過幾年我可望能對他的作品領會貫通。穆希爾的作品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尚僅發表過一部分而已。而我當時從他那裏學到的卻是一種最艱難的東西，也就是一個作家為了他的作品可以花上幾十年的光陰，至於到後來作品是否能完成却可以不聞不問。這種勇毅絕倫的精神主要乃源於一個人的耐性，而那種耐性則需要一種跡近非人性、不屈不撓的精神為前提。

布洛赫是我的朋友。但我不認為自己的作品曾受他影響，儘管如此，從我們彼此的交往中，我卻認識了他藉以完成其著作的一種本領，他那瞬息回憶的本領。

如今要我不感激這四個人物殆不可能。他們四個當中只要有一位今尚健在，則今天站在

這裏的將會是他們而不是我。如果諸位聽了我剛才的話而能了解我個人所深負於上述四位作家者，本人當衷心地感謝諸位。



著述的良心



## 自序

本書收集了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四年間所寫之散文，並按寫作先後順序排列。討論到的人物有卡夫卡、孔子、布希諾、托爾斯泰、卡爾·克勞斯與希特勒等人；於論事方面，則有廣島最恐怖的災難，寫日記的文學觀和個人寫作一部長篇小說的來龍去脈。初看之下：把這些人物、事情湊合在一起，會令人覺得不倫不類。其實，我乃是故意將他們編列在一起，因爲這些只是表面上看起來是不調合而已。公事與私事如今已無法分開了，它們以一種非常的狀態互相聯結在一起。人類的公敵迅速的攫取權力，這些敵人已經快要達到毀滅地球的終極目標。事實上根本無法不去管他們，而只局限於討論人類思想上的一些典範人物，雖然他們對我們也還甚爲重要。可是，在這個時代，這種典範人物已經越來越少了。在以前的時代裏，這些典範人物也許已經够當時所需；但是，今天他們已經不够滿足時代的要求，因爲他們的思想內涵已嫌不足、不够廣泛。因此，更重要的是，也應該談談正在與我這個怪異的世紀奮戰的人。

也絕非多餘的，因本人即是這個時代無數的見證人之一。所以談談自己努力抗拒這個怪異時代的努力並非多餘的。描述一個人在這個時代，寫作一部長篇小說，真實的反應這個時代，這種做法，絕對不是全然的談私事。甚至於描述一個人寫日記，以免他的思想為時代所毀滅的情形也絕非純是私事。但願大家也能瞭解我把「語言與流亡」這篇短文收進本書的用心。雖然它談的是流亡的一個層面，但我絕不是在抱怨我的流亡。流亡成爲百萬計的難民悲慘的命運，還有更多的人被俘與戰亡。在這篇短文裏所描述的，乃是一種不屈服的語言可能的遭遇。這篇文章的標的是語言本身，而不是使用言語的人。

「權力與生還」這篇散文，從不同的角度，以更尖銳的語調，說明「羣眾與權力」一書思想的精要。把這篇精要的文章當做這部著作的導讀是非常適當的。「史貝爾筆下的希特勒」一文乃是研究「羣眾與權力」所獲心得的應用，描述一個目前與我們還非常切身的人物，目的在讓讀者能審慎活用這些心得。評論赫曼·布洛赫的演講詞，被我放在本選集的首篇，本來是不合本選集的範圍。這篇講詞是我一九三六年，在維也納爲慶祝布洛赫五十歲生日所做的演講。這篇講詞與下篇文章「權力與生還」之間相隔有二十六年之久。讀者也許會問，是什麼事情使我選了這一篇早期的演講詞。在此我確實需要加以說明。一九三六年時，布洛赫的著作只發表了一部分，最重要的著作乃是「夢遊者三部曲」，還有一些散文，像「回鄉」等。我一面想著布洛赫，藉著我對布洛赫的瞭解，一面努力想確定人們對一個作家應有什

麼要求，以使這個作家能對我們這個時代具有重大意義。我當時所想到的三項要求，到今天都還具有存在的價值，我根本無法對它們做任何修改。幾年後，令我驚異的是，我竟然從那之後，一直努力按照這三項要求從事寫作，雖然我的努力也許還不够。由於對布洛赫的懷念，我確定了對自己一生的要求。從那次演講之後，我有了可以測量我能力不足的標準。在長期從事「羣眾與權力」寫作期間，往往會有鬆懈的時候，我就向自己提出這「三誠」——我有時自誇地這樣稱這三項要求。而且我立即遵守這三誠，懷著希望地繼續努力不懈，這股希望雖然有點河漢而無止境，卻不可或缺。因此，我不覺得本選集以它為首，是毫無意義。

這篇講詞與以後各篇文章在時間上的間隔，事實上也是表面的而已，因為以後的各篇文章所談的主要也是早期的經歷與事情。以現在的順序，我加以連貫起來閱讀時，我覺得它們就好像我成年以後的一生經歷程中，每一思想時期的描述。

